

January 1947

從四方館到同文館

C. H. CHUANG

Xuexun CHE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莊澤宣, 陳學恂(1947)。從四方館到同文館。《嶺南學報》, 8(1), 151-154。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8/iss1/5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從四方館到同文館

莊澤宣 陳學恂

我們學新教育的人總以為同治元年清庭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附設同文館是中國新教育施行的開始，其實從歷史上來看，同文館不過是一千多年前四方館的遠房子孫而已！

隋煬帝時在長安建國門外已設有四方館：“東曰東夷使者，南曰南蠻使者，西曰西戎使者，北曰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國王市事”（註一）隸鴻臚寺為接待外夷之濫觴。

唐代因之，改四方館屬中書省，置蕃譯者掌通奏，引能，辭見，宣慰外國使臣之職，為明翰林院四夷館清代會同四譯館之先驅；雖則四譯館之名早見於洛陽伽藍記：“永橋以南，圓丘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道東有四館：一曰金陵（吳人），二曰燕然（北夷），三曰扶桑（東夷），四曰燔噠（西夷）。”（註二）

唐太宗以天縱之才，數年之間肅清內亂，兵氣既消，投戎講藝，武功文德光被四表，於是吐蕃，高麗，日本等國莫不遠送學生來我國學習政令技藝。

外國人入學於中國京師，為漢唐以來常有之事，但入學於地方州學則甚少，直至北宋大觀政和之間（1107—1117）各地方始有設蕃學者。程師孟於神宗熙寧年間知廣州，大興學校，日引諸生講解，負笈而來者相踵，諸蕃子弟皆願入學。廣州泉州相繼請建蕃學。

明洪武十五年“命翰林院侍講火原潔籌編類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之書為蒙古文字，以道天下之言。乃令火原潔與編修馬沙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紐切其字，諧其聲音，既成，始刊行之。自是使臣往復朔漢皆能通達其情。”（註三）

永樂五年設四夷館於玉河橋之西，“命禮部選國子監生蔣禮等三十八人隸翰林院習譯書人，月給米一石，遇開科令仍譯所作文字合格予以出身。”（註四）

又巴黎本四夷館考序云：“皇朝自高皇帝以神武肇基，奄有萬國，列聖繼作，文命賈敷，舟車所至，罔不稽首稱藩，獻琛恐後，自昔罕儷矣。顧遐陬裔壤，聲教隔闕，語言文字，各成一家，典象胥者不有專業，何以宣聖德而達夷情？此四夷館之設，猷慮甚宏遠也。當是時爲館傅者多徵自外國，簡吾子弟之幼穎者而受學焉。”

四夷館初設鞑靼，回回，西蕃，高昌，女直，百夷，緬甸，西天八館。正德六年增設八百館，萬曆七年增設暹羅館。

四夷館專任翻譯者爲譯字官，由監生考中一等而有冠帶者充任之，三年一試連中者受品職，不中者黜退爲民，子弟不許利圖出身，月糧一石，而諸生多不願學習，輒生謗議。永樂十九年八月上謂諸番字中國宜解其義，因選太學生聰明者習之。諸生多不悅，輒生謗議，上怒將罷之。學士楊榮救免，遂命掌之，訓迪得宜，自是帖服，率皆有成，有官至五六品者。（註五）

宣德元年置專任譯字生。弘治七年隸太常寺，以太常寺卿提督四夷館事。嘉靖以後由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事。萬曆時以大理寺少卿提督四夷館事。當時四夷館內設蒙古，女真，西蕃，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緬甸，暹羅十館。然自嘉靖至萬曆間館事漸弛，所取子弟率多更遷，教師或多病故，或年深齒邁，精力衰頹，故徐階有請考補四夷館譯字生之疏奏。（註六）至於明末益見衰微。錢曾讀書敏求記著錄王宗載四夷館考云四夷館迨後肄習既廢，籍記無徵，此館幾爲馬肆！

清順治元年重開爲四譯館隸翰林院以太常少卿提督館事。廢蒙古女真兩館共爲八館，置譯字肄業生官。順治十年禮部尚書郎胡等奏云：“查四譯館係翰林院所屬，其順治元年投誠四譯館林大有等三十二員，相應翰林院開送禮部。”又同年因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少卿龔鼎孳之請，撥順城門外監院公署爲四譯館衙門。康熙間乃遷建於琉璃廠東楊梅竹斜街。

康熙時俄羅斯已遣人至中國學痘，由撒納特衙門移會理藩院衙門在京城肄學。雍正五年清世宗派郡王策凌及兵部郎中圖理琛與俄使臣議，根據尼布楚條約在北

京建築俄羅斯館。據四裔考，是年修京城俄羅斯館，來京讀書幼童及教習等，官給養贍，願回者聽。世宗憲皇帝實錄則云：“其京城鄂羅斯館應爲修整，如願回者聽其歸國。”但據學校考，雍正五年俄羅斯國遣兵官生魯喀佛多宜宛喀喇希木四人來學，即舊會同館設學，可見俄羅斯館初實爲會同館之一部份。

雍正六年俄羅斯遣子弟入學，國子監內有“鄂羅斯助教二人，掌分教鄂羅斯子弟。”（註七）其替換由俄羅斯揀選喇嘛及習漢滿語學生送庫倫辦事大臣代奏。又內閣俄羅斯學則，八旗學生二十四人學俄羅斯語爲翻譯者。

乾隆十三年縮小四譯館組織，裁撤西天，八百兩館與禮部所屬會同館合併，名會同四譯館，其提督由禮部郎中兼鴻臚寺少卿兼攝，四譯館中無朝鮮館，會同館中設有朝鮮通事官。

清初主持館事者自孫承澤至袁懋德凡二十有一人。典章規例皆承前制，至乾隆間四譯館雖猶存典制，館事已日見衰替，但是到了嘉慶間即十九世紀初，英法諸國勢力侵入遠東，通商與傳教事業雙管齊下。道光間英人莫理遜到麻六甲，澳門，香港等地設學。爲了禁烟與英人發生戰爭。到了咸豐十年清廷深感語言人才的不足，於是一面下諭令廣東上海各派識解外國言語文字二人來京差委及各海口內外商情，各國新聞紙應由各該大臣暨各該將軍督撫府尹按月奏報，一面准於八旗中挑人學習各國語言文字，知照俄羅斯館妥議章程認真督課如能熟習各國文字即奏請獎勵。

次年即同治元年，總理衙門奏疏云：“臣等伏思欲考各國情形，必講其語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國皆以重資聘請中國人講解文藝，而中國迄無熟習外國語言文字之人，無以悉其底蘊，廣東上海既無咨送來京之人，不得不於外國延訪。於據英國威妥瑪言及，該國包爾騰兼通漢文，堪充此席。因於五月十五日先令挑定之學生十人來館，試行教習，仍另請漢人徐樹琳教習漢文，即以此學爲同文館。”

時中西通商口岸以廣東上海爲最繁，馮桂芬爰有請於上海設立同文館之議：“互市二十年來彼酋類多能習我語言文字之人，其尤者能讀我經史，於朝章國政吏治民情言之歷歷，而我官員紳士中絕無其人，宋龔鄭昭，固相形見拙，且一有交涉，不得不寄耳目於所謂通事者，而其人遂爲洋務之大害。上海通事人數甚多，獲利甚

厚，遂於士農工商之外，別成一業。廣州，寧波人居多，其人不外兩種：一為無業商賈……一為義學生徒。英法兩國設立義學廣招貧苦童穉與以衣食而教習之。市兒村豎流品甚雜，不特易於滷染洋涇習氣，且多傳習天主教，更出無業商賈之下。……與其使市井無賴獨能之，不若使讀書明理之人共能之。……洋人總匯之地以上海廣州為最，種類較多，書籍較富，見聞較廣……愚以為莫如推廣同文館之法，令上海廣州仿照辦理”。（註八）

因此同治二年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請上海設廣方言館，次年瑞麟又奏設廣東同文館。

（註一）文獻通考職官考五

（註二）唐晏洛陽伽藍記鈎沉三卷頁八

（註三）見皇明實錄

（註四）見燕都游覽志

（註五）見大明會典，國朝典彙及孫承澤春明夢餘錄

（註六）見增訂館則

（註七）見國子監則例

（註八）顯志堂稿卷十

右係未定稿，歷史專家多加指正。

三十六年秋澤宣識